

星河织翠锦，青峰列画屏。清水江畔，天蓝水碧，山苍木秀，苗村侗寨，美丽如画。

我们在清水江和乌下江交汇处的渡口下船登岸时，朝阳映照下的三板溪电站湖区，千坝一碧，连峰映带，光影跃动。

1934年12月18日，红军先头部队兵分三路向河口挺进。瑶光寨坐落在清水江之南、乌下江之西的山腰上，两面临江，地势十分险要。

红军先头部队从塘东下到半坡，即遇到对面瑶光寨脚火力的阻击，便在山凹处挖战壕架炮与敌对打。

不多时，乌下江西岸的守敌坚持不住，边打边往山上撤退。红军转而猛攻清水江北岸的守敌，并将姚家坪上的木材搬下河边搭浮桥。

“敌人腐烂变泥土，勇士辉煌化金星”。河口一战，是中央红军进入贵州以来最激烈的一仗，歼敌200余人，数十名红军战士壮烈牺牲。

青山肃穆，山河无言。在清水江、乌下江、河口、瑶光，岁月的风雨已把长长的红军故事衍化为一代代回望。

我们去拜谒瑶光红军长征毛泽东诗词纪念馆，正在清扫石板街的一位老人得知我们一行前来寻访红军故事，便邀来几位村民为我们唱了一首民歌《红军长征过瑶光》。

“甲戌年间乱纷纷，红军艰苦走长征。经过福建江西省，两广湖南到黎平，到了黎平分三路，三支三路走锦屏。一支朝着清江走，一支又把小河流，一支来到甘塘塘，一支修路一边走。

硝烟已逝，历史的画卷却定格在这片山水的传说中。古枫树下长长的石板街，无声地延伸进吊脚木楼依山就势层叠而上的瑶光苗寨。

李家大屋由正屋和厢房组成。在古香古色的古民居中，我们欣赏到了由黔东南本土音乐人创作演唱的红歌《红军住瑶光》MV。

作家广角 如何构建历史与无意识两种深度 张清华 莫言评论小说 创作的转型：莫言的新笔记小说——读莫言小说集《晚熟的人》 杨剑龙

扬子江文学评论 2021年第三期目录 名家三棱镜·邱华栋 没有“故乡”的人 邱华栋 说华栋 张清华 不断拓展的疆域——论邱华栋的小说写作 杨庆祥 大家读大家 我读尤瑟纳尔 林白 亲爱的阴影：叶芝与我们 王家新 文学史新视野 论路遥小说中的风景修辞(上) 李建军 “争议浩然”现象探析 张建平 经验危机与主体重建——文学史过渡视野中的“陈奂生” 王布新 作家广角 如何构建历史与无意识两种深度 张清华 莫言评论小说 创作的转型：莫言的新笔记小说——读莫言小说集《晚熟的人》 杨剑龙



杨秀廷(苗族)

打胜仗。//晨雾弥漫清水江，奔腾不息向东方。红军集结要出发，拨开迷雾迎曙光。”

翻阅《长征日记》《绿色锦屏的红色记忆》《红军长征过瑶光调查实录》等史料，字里行间，80多年前红军长征中艰苦卓绝、英勇战斗的历史画面，一幅一幅，鲜活如初。

当时，红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在瑶光以标语、传单等方式积极向群众宣传革命主张，号召当地群众起来打土豪分田地。

“寨边桂花又开，老少祭奠烈士来。红军恩情千古在，苗家儿女记心怀。”稻香、果香和桂花的清香充盈着山村的日子，情意浓浓的歌声又在烈士墓前响起。

1934年秋，红军经过塘东苗寨时，一名掉队的红军伤病员牺牲在山坳边，村民姜敦俊悄悄将牺牲的战士掩埋在面向清水江的松树岭上。

饮其流者怀其源。2011年，村民得知锦屏县民政局将修葺塘东无名红军烈士墓，并在红军墓旁建瞻仰亭和参观步道，塘东村党支部的20多名党员每人交了100元特殊党费。

一路走来，当我站在一座座红军烈士墓前默哀致敬礼时，《苦难辉煌》中的那段话一次次在耳畔响起，一次次敲击着我的心胸：“任何民族都需要自己的英雄。

在这片民歌遍地生长的乡土上，人们把讲述红军故事、唱与红军有关的民歌这样的活动称为“唱红歌”。韶陂村文艺队把红军故事编成花灯戏和民歌，在方圆百里的山乡演了几十年、唱了几十年。

小说选刊 2021年第6期目录 总第433期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关口 叶梅(土家族) 创作谈 曾经的关口 叶梅 航海长 陆颖墨 百川东到海 郑欣 中篇小说 一枝红玫瑰 朱秀海(苗族) 创作谈 献给您新的一枝红玫瑰 朱秀海 临窗一杯酒 韩东 汪家的宝贝 陶纯

乡七十八周年歌会”；2013年农历八月尝新节，在韶陂苗寨参加“纪念红军长征过苗乡七十九周年青山界四十八苗寨歌会”……

这些年里，苗乡纪念红军长征的歌会年年开，只要一聊到红军，人们会把“红军传单”“红军渡”“红军路”“红军林”“红军筷”“红军识字课本”“红军墓”等等这些发生在苗乡的故事，一件件一桩桩“摆”出来。

韶陂村是清水江中下游地区有名的“歌窝”，因为这是一个具有红色革命传统的地区。现在村里还保留着“红军墓”“红军渡”“红军路”等珍贵的红色文化遗存。

“让红军烈士英雄安息！”红军首长当年的这句嘱托，深深地铭刻在苗乡群众的心里。龙德承等人将两名战士的遗体悄悄掩埋在江边的山包上。

山水深处，岁月铭记着80多年前那一幕幕雄浑悲壮、荡气回肠的红色故事。诞生于韶陂苗寨的“红歌”《踩不断的石板桥》这样唱道：“老鸨要叫它就叫，风吹竹子随它摇。”

“歌养心、饭养身、酒养神”，这是苗乡的传统。我曾多次在“唱红歌”的活动现场听过《红军故事大家唱》，歌中唱道：“清江苗寨好风光，四十八寨开歌场。”

在新时代的新征程中，老区各族人民继续通过歌唱的方式传承红军精神，赞美生活新变。有一首叫作《苗岭山乡喜事多》的“新红歌”在塘东、韶陂等村寨已是家喻户晓。

“阳雀记得千年树，苗家记得红军恩。”岁月的脚步在这里匆匆走过，红军当年深深播撒在这片乡土上的红色种子，已经在新中国70多年的春风化雨中，萌芽、抽枝、开花、结果。

百年奋斗路 征程再启航 投稿邮箱: wybfbk@126.com

滇池 独特·精致·经典 二〇二一年第六期目录 拉大锯，扯大锯 苏二花 星星别怕 张慧兰 短篇小说 带你们去看灯光秀 邓一光 创作谈 城市有多大? 邓一光 福地 田耳 黄昏的酒 陶丽群(壮族) 育珠记 王方晨 蚯蚓汤 金岳清 失焦 于文聆 微小说 主位 海华 泥炮 岑斐肖 肖像 艾克拜尔·米吉提 转身 陈敏 小黑是一只羊 冯伟山 红苹果 青苹果 刘艳华 成功 边城浪子 五哭 毛进 渔娘 侯发山 妙方 朱士元

母亲病了。与她相濡以沫几十年的我们的父亲，她所生养的几个儿女，尽管每天都围着她团团转，和她近在咫尺、朝夕相伴，似乎也都成为了她的远方。

疾病，让母亲失去了天伦之乐，再不能和这个世界相呼应的了。在她病后，我零零碎碎记录下许多母亲的异常言行，并标上题目《陪护日志》。

有一天，中午下班回家，我把外套和包脱下放到椅子上，准备做午饭，当我转身时，眼前的情景让我目瞪口呆，我分明看到了老年的自己。

前两年，母亲还记得家中所有人的名字，她用一张白纸盒，写上各自的名字和电话。写出的名字一般都是简称，唯独把我的大名小名外加蒙古名字都写上，而且放到最前面。

我想，对任何病人，除了药物干预，亲人的陪护与关怀也至关重要。让其生命愉悦和坦然，也会有效阻止病情发展，甚至会有不可思议的奇迹出现。

一天晚上，电视里播放老歌《红梅赞》，母亲瞪着两眼细听。我问道：“这首歌好听吗？”“好听。”我引导她：“是你年轻时读过的小说《红岩》里的故事，唱的是江姐。”

这样的灵光一闪，我们当作母亲大脑里短路的线又瞬间接上了。我认真地问母亲：“这世界上你最想谁？”

“我爸。” “你还记得你爸的名字吗？” “白青格日勒图。”父亲的蒙古名字，被不会讲蒙语的母亲倒背如流。

母亲努力地以她的思绪在寻找，寻找曾经与她生命息息相关的亲人。明明挨着父亲坐着，还问我：“你爸去哪儿了？”

有一天，母亲急切地指着父亲对我说：“白晶，和你说个事儿，这个老头一直照顾我，无微不至，但这也不是长久之计，你爸去哪儿了？你非得把他找回来啊。”

母亲特别爱戴饰品。最能让母亲安静的，就是给她戴各种饰物。每天被折磨得苦不堪言的父亲，像寻找到神器一般，一个劲儿地给母亲买各种廉价的手饰。

家，是母亲最不能安心的一个词。我们一直以为，母亲总念叨回家、回家，可能是想回我们童年时曾住过的老家，那里四间半的房子和庭院还在。

母亲真的是彻底失去了心中的乐园。怎么努力，也不能再让母亲清醒，重回现实中来了。母亲距离我们越来越远了。

家庭成员之间，面对双亲的衰老和疾病，也都有机会重新认识了自己和彼此。从生命的角度上说，我们出生便与病结缘，又无可逃脱地日渐老去，而医院却不是万能的。

“医学还很年轻，当我知道了这句话后，就不再把所有医疗的希望都寄托于医院和药物，也不再心怀对医生能力的质疑。生命本来就是无常的。我们只能选择把心安住，尝试以爱的方式，经历属于我们的每一刻时光。”

云南在校大学生小说精选辑 新天地(短篇小说) 范晨赫 逐臣(短篇小说) 高惠娟 仙人掌(短篇小说) 罗剑宁 一头猪的爱情(短篇小说) 纪小刀 滇池诗卷·诗手册 龚学敏的诗 我们该谈谈李商隐了(访谈) 霍俊明 龚学敏 遥远的目光或“大地伦理”(评论) 霍俊明 个人史 那些等水的日子 付昌惠 道法自然·散文特别栏目 古树春秋 黄孝纪 散文 醒着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情 吴佳骏 童年之书 钱红莉 我谈·徐兴正专栏 “这样的世界”——从《哀歌》到《沉默》·徐兴正 东南亚华文文学 肥福(短篇小说) 欧筱佩 画(短篇小说) 毛丽妃 红尘(组诗) 付昌惠 【越南】刀飞 只是水(组诗) 周策 【新加坡】林繁 一页心笺(组诗) 周策 【越南】周策

抵抗遗忘 白晶(蒙古族)

抵抗遗忘 白晶(蒙古族) 母亲病了。与她相濡以沫几十年的我们的父亲，她所生养的几个儿女，尽管每天都围着她团团转，和她近在咫尺、朝夕相伴，似乎也都成为了她的远方。这一事实的发生，让我们全家人疑惑、焦虑、不知所措。我们没有任何经验可取。眼睁睁看着母亲每天如同睡梦中刚被惊醒一样，不知身在何处，面对的是谁。看到自己的双亲衰老下去，本身就是很难过的事情，再加上他们身患的疾病正摧毁他们的身心，在药物效用低微的情形下，我们的神经几近崩溃。作为他们的儿女，感到痛心的同时，终究没有被这无法回避的难题击败，我们用积极乐观的态度，学会了振作、担当、相互鼓励，来应对眼前的困境，迎接这场持久战。